 「这女人一生，应要安分结束. A, ^$ n5 F' ^# X1 S: N. }# k  
　　  遭摆布的结局，得不到的救赎  
　　  应高兴，你与我怎可免俗？」$ i% m) a4 F. M! `. u7 Y  
  
　　时间分明还早，日光却早早地隐了下去，整方山岗都显出一副昏暗的模样，举目不见光亮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摸黑一般，叫人心底子发怵。2 K$ h) x. |5 Q3 A) o  
  
　　咚咚咚咚咚！! u5 ~# G: B, ^, S+ n' {  
! n0 ]1 V3 A! M6 \& ^1 B1 ]! ]' h8 l  
　　又是那个粗暴的敲门声……  
, |4 W5 |2 O2 @7 A  
　　女孩只觉得那股敲门声似无常索命的前兆一般，每响起一次她的心脏就会跟着跳动几次。这么反复了好几十回，那心跳声只愈来愈响愈演愈烈，似乎要触到她的嗓子眼儿一般，久久不能静下来。她抬头望了一眼，试图从自己的娘亲那边找到一丝慰藉感。8 R$ S3 |+ Z9 \_  
  
　　房间里昏得紧，外头都见不到阳光，遑论这狭仄的如同木匣子一般的房子了。一粒烛光浮在房子的正中央，堪堪照亮它四周的一小爿区域。烛光旁的两人的脸就这么随着烛光晃动着，半边阴沉半边昏黄，隐约间只能瞧见彼此的脸，连眼神都分辨不真切。$ [% F! k8 \_2 L( ]\* i" ]& ~: M  
  
　　“阿娘，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啊？”女孩向着自己的娘亲问道。1 ]; x$ l+ [) e- S  
  
　　女人看了自己的女儿一眼，烛光点映在后者的眼眸里，一跳一跳，脆弱而又顽强地晃动着。她牵了牵嘴角的肌肉，显出一副僵硬的笑容来，说：“没事的，只是村长找咱有些事，问完就走。”  
  
　　因着光线昏暗的原因，女孩娘亲的整个脸都黑乎乎的，女孩费尽力气了也只能从女人的脸上摸出十几道皱纹来。随着女人的动作，她脸上的那些沟壑就跟着扭曲起来，嘴角的幅度嵌在那些沟壑之间，望着格外的瘆人。女孩有些害怕，却又不敢说什么，只是蜷缩在地上，低下眼睛，手指在地上画着圈子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  
9 f) ~7 W3 R3 B; Y  
　　那索命般的敲门声还在响着，只是声音愈来愈近，愈来愈响，一路蔓延至此。女孩的心脏声也还在响着，声音也跟着愈来愈近，愈来愈响，一路蔓延而上。她只觉得时间过得很快，前些时间那些无常分明还在远处，不一会儿就到她家附近了；她又觉得时间过得很慢，等待无常敲她们家门的时间是那么的漫长，提心吊胆了大半天也不见它们过来。她只好捂着自己的胸口，将自己的头埋在膝盖里，眼睛低垂着，静静地等待着。  
- a/ s1 p( \_; P( w) l9 C3 ]  
　　咚咚咚咚咚！  
  
　　来了！/ }  y" L- w\* }+ y  
+ T" r$ M' U, ^  
　　女孩的神经在这一刹那绷紧，身子不自觉地往后蹭了两步，一直到自己的后背碰到墙壁了才停下来。她有些惶恐地抬起头，双眼直直地盯着门口，想要看清楚接下来门里会钻出来的东西的模样；但她又开始害怕起来，半边脸都埋在手里，不敢面对那些无常。  
  
　　“翠花，翠花？在吗？”门外的“无常”向着门里面的两人喊着。' W& Q( e: O5 ^/ j. r0 c1 t' q0 d  
  
　　“翠花”是女孩娘亲的名字，女孩将手微微拉开一点，分辨出门外的声音似乎是她们村子里的村长。她有些放松下来，却还是蜷缩在墙角，等着自己娘亲的下一步动作。+ T. O0 ]' O# w! g) t' I8 O  
5 c% |1 [  \_0 w; H  
　　“诶——好，在的。”翠花一面应和着，一面转身开门。那面残缺的木门吱呀两声，就为这昏黑的木匣子掀开一道狭窄的细缝。! \4 d$ i$ `9 l! L  
0 X+ I\* C7 Q1 T" a! r  
　　女孩往那细缝看了一眼，从细缝之后她看不见一丝光芒，屋内依旧是昏暗得紧，伸手不见五指。那粒烛火跟着翠花的动作摇曳起来，在这狭窄的空间里张牙舞爪，连带着两人的影子也跟着扭曲起来。女孩只觉着自己的影子摇摇欲坠，似乎随时要被黑暗吞没。/ E9 @% R2 u' a  
- O8 B9 @  Y/ k& o$ m9 Z, y3 {) W  
　　门外的人觉察到有人掀开了一道小缝，也顾不上问候，有些急切地推开那道窄缝，没多久整个木门就被他整个推开。翠花踉跄了一下，险些没有站住脚，扶着墙靠在墙边，两腿半弓着支撑着自己的身体，有些惊魂未定。那粒烛火蓦地闪烁一下，跟着翠花的动作摇摆几下，彻底灭了下去。整个屋子就跟着昏了下来，黑暗自门外流淌到屋内，将屋内的几人团团包围，压得他们有些喘不过气。9 P% X6 v6 r, n, L; V  
1 Z" O) n6 p4 w: b& z  
　　“啊！翠花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你看看我，太急了，哈哈哈哈，你没事吧？”村长往屋里踏了一步，高大的身影将整个门框都给填满了，屋内的黑色就迎合着他的动作，又阴暗了几分。女孩费尽力气想要看着村长的脸，却只见漆黑的一片，莫说表情了，连五官都看不真切。7 ]6 T, a" q$ m3 o4 r1 h  
0 v7 J: s% a2 E+ Y; ?! I( X  
　　“没事，没事。”翠花附和着，“村长你这是……”  
  
　　“嗨呀，你知道的啦，不就是今晚那事——”村长笑着，招呼自己身后的一个人跟着进来。翠花忙往后退了几步，没多久这狭窄的房间里就挤下了四个人。依着昏暗的光线和声响，女孩依稀可以分辨出进来的人是村子里的神婆，只有她会带着那种繁复的沉重的头饰。每当她晃动脑袋，她那头饰上的那些银片就会彼此敲击着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，隔着很远也能听见。' r/ I4 j( ]! n( h% I" e. o. s  
3 \+ k; R, @7 J- G) V& X  
　　翠花脸色有些难看。她看了女孩一眼，又看了挤进来的两人一眼，脸上分明写着不情愿几个字。过了许久，她才叹了一口气，轻声问：“都要抽吗？”  
+ p, ~; i  Y% R/ X/ n  
　　“有女娃的都要抽。”村长说着，侧开身子让了个位置给神婆。这个衣着复杂的女人就往前一步，身上的饰品跟着她的动作叮叮当当。  
/ s- I( E/ `6 j1 c% ~2 f, w  
　　“娃叫什么？”神婆开口问道。, Y$ z7 {) `- r+ t  
  
　　“虎妞。”翠花回答。/ k: X) i# H/ S9 x% B4 ]+ e( m- x. j  
  
　　“虎妞……”神婆嘴里念念有词，将食指塞进自己的嘴里含了一下，跟着又塞进自己的一个腰兜里，从里面摸出一手指的朱红色来，然后她掏出一张黄纸，在上面写下“虎妞”二字，将它折好之后塞到一个木筒之内。完成这一连串的动作之后，她才抬起头问翠花：“生辰八字，你都还记得吗？”  
  
　　翠花点了点头，向着神婆念出虎妞的生辰八字——她记得这还是当初她生下虎妞时神婆亲口给她说的，当时神婆说这东西很重要，要她千万要记住。当时的她在嘴里念叨了足足好几天才把它背熟，现在就是要她倒过来背都能背下来。9 P$ S3 S7 I" A7 w% f# s  
  
　　神婆又抽出来一张黄纸，依着前面一样，用食指在黄纸上写下虎妞的生辰八字，然后接着把它折好塞到木筒之内。提着木筒晃荡几下之后，神婆把包里的木签放了进去，又晃荡了几下，那些木签就跟着她的动作敲击着木筒，发出清脆的响声。她闭上眼，端着木筒面向村子里神社所在的方向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向着神社深深地拜了几下。在一边的村长也有样学样，立侍在神婆身侧，也向着那个方向拜了几下。  
  
　　翠花有些无所适从，她看了一眼还蜷缩在地上的虎妞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但她心里也明白，这件事不是她一个人能够违逆的。她于是立侍到神婆的另一侧，也跟着神婆一同，向着那个方向拜了几下。  
) v  L0 t' G8 s! w  
　　见时机成熟，神婆开始手舞足蹈，并念叨起一些旁人听不懂的话。她的声音低沉沙哑，还带着一种诡异的韵律，仿佛在念诵源自上古的歌谣，头上的银片也随着她的动作晃动着敲击着鸣叫着，似乎在应和她的歌谣。她手上的动作也没有停下来，而是愈发激烈，愈发激烈，木签敲击着彼此，敲击着木筒，带起的敲击声愈来愈大，歘歘歘歘，配合着清脆的银敲声，叮叮当当，谱出一段怪诞的怵人的旋律。  
  
　　虎妞蜷缩在墙角，默默地看着向着神社颂拜的三人，只觉得这三个人似乎入了魔，动作诡异不说，发出的声响也是嘶哑可怖，却似三个鬼魔。她心底子发怵，身子止不住地颤抖着，只希望自己的娘亲快些结束这些仪式，早些让她们的生活步入正轨。  
  
　　不知过了多久，神婆的动作蓦地止住，手上的木筒跟着停下。两支木签自木筒中落了下来，发出沉闷的两声。跟着这个预兆，神婆的声音停了下来，连带着晃动的银片也止住了声响。逼仄的房子在这一霎沉默下来，万籁俱寂，隐隐只能听见神婆粗重的呼吸声。  
( M, }! ^1 x; g  
　　“这是……”神婆开口说着，“荆棘鸟之神的指引。”  P  \_" g% }: m. J5 {5 h  
& \_3 G- e! Z0 L, f  
　　翠花和村长只是默默地站在神婆两侧，脸色肃然，心中只有对那位神明的尊敬。. S1 p$ H% {" Z! b- ?  ^  
4 V( X  g& A6 w/ S) \_0 e  
　　“神的指引，尽在签中，切莫违逆。”神婆说着，将地上的两支木签捡了起来。- \; n6 u1 x) Z9 `1 @5 P, ~3 [  
  
　　翠花无言，只是默默地听着神婆的话，脸上昏沉的一片，见不到一丝光芒。村长倒是有些急迫的样子，凑到神婆身侧不断地张望着，试图读懂上面那些晦涩的词句。$ V8 N/ k& V' C' @$ o# B  
7 t5 L. U  X  |, H  
　　——这自然是枉然，他没念过书，连名字都是前些年照着别人给他写的字摹画学会的，别说读懂签意了，连那几个字来都认不出来。他只好有些急切地问:“大人，这上面，写着什么？”  
  
　　神婆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反倒是回问翠花:“娃叫虎妞？”1 W% @8 a\* e' i+ t- L4 ]  
  
　　翠花点头，说:“孩他爹走前起的名。”' u5 h+ g# n  S6 Z" g  
  
　　“生辰八字都没记错？”神婆又问。3 P: t; }  J, U  s5 A" p  
/ R. Y4 ^+ v) \  
　　翠花摇头，说：“都依着大人您之前和我说的背下来的。我背了十几年了，不会出错。”  
  
　　神婆的眉毛跳了几下，而后舒展开来，似乎是放松下来了一般释然。她转过头，对着村长说：“就她了。”# I, c7 B# u( l1 N! Y  
; S$ F8 Z, J  z6 @  
　　村长愣了一下，显然是还没反应过来。等他认真琢磨了神婆的话之后他才欣喜若狂起来，两手有些激动地扶住神婆的肩膀，带得后者身上身下的银片铃铃作响。# {8 R- ^; t( y; a# L  
2 \; Z4 r, f8 W4 H: g  
　　“当真？”他问。  
  
　　“当真。”神婆回答。- ]. U, I# a5 d! F! t  
  
　　“好啊虎妞，虎妞好啊……”村长搓着自己的手掌，脸上的皱纹被他挤成拧巴的一团，连带着眼睛和嘴唇都被淹没了。他转向虎妞，脸上抑制不住的激动，“虎妞好啊，白白净净的，又伶俐又水灵的，越看越欢喜，越看越欢喜啊！”$ ~2 U9 R# t8 c( m6 Y2 ^) Q  
- X$ l$ v- D9 E5 L+ O; }# p  
　　虎妞只觉得面前这个高大的男人的动作愈发诡异起来。他先是如同妖魔一般，跟在神婆的身边手舞足蹈，半入痴癫；而后又像野猴一般扶住神婆的肩膀，说一些不明所以的话；现在又像一只苍蝇一般红着眼搓着手，向着她走来。她本能地感到害怕，只觉得平时和蔼可亲的村长像变了个人似的，疯疯癫癫的，脸上的表情也是可怖憎人，像是受到了莫大的刺激一般。" E9 o; @. h9 x8 J6 v- q- H. s  
  
　　——大概是那件事给他的冲击太大了吧。\* {  V\* @1 k' q9 S" g$ u  
  
　　她是这么想的。  
  
　　可话虽这么说，她却本能地想远离现在这个村长，身子下意识地向后挪蹭，却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就已经退至墙角，莫说远离村长，她连一寸也退不去。村长的身影在她眼前不断放大，连带着心中的那股恐惧感也跟着不断地放大，放大，再放大。昏暗之中村长的影子仿佛化作了食人的恶鬼，要将浓郁的黑暗笼罩在她之上，彻底将她淹没。  
% ~4 I# u! n5 ?/ I6 G9 `\* }/ q  
　　翠花听了村长和神婆的话，一开始还不明所以，一直到村长向着自己的女儿走去她才后知后觉地吓了一跳。她忙跑到虎妞面前，伸出两手拉着村长，脸上半是不舍半是恐惧。, w7 r- E  t6 N$ G  
1 o, H- ^8 D5 s' C; w& o  
　　“翠花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村长问，语气显然有些不悦。  
1 @1 n3 R/ `9 p7 O  
　　翠花听了村长的话，显然有些惶恐，脸上的肌肉颤抖着，两手也下意识地松了松。可一想到接下来虎妞要经历的事情，她又莫名生出一股子勇气，咬紧牙关，将自己的怯懦压制下去。  
- V% A" T1 \_& ^  e( z1 l7 c. x  
　　“翠花？”村长再一次发文，作势要施力挣脱翠花。2 s' T\* I+ }' C\* @6 T  
- m0 y7 E/ Z5 h. ?! X  
　　“真的是……虎妞吗？”翠花低声说，“这是我唯一的娃，娃她爹死的那么早，娃……娃又这么小……没了娃，我就什么都没了……”  
  
　　“嗐……这话说的。”村长伸出手扶着翠花的肩膀，“我这是上门娶亲，彩礼少不得的。虎妞到了我这儿，我指定把她当着我自己的娃来养。”  
  
　　翠花眉毛跳了一下，抬起眼睛看着后者，说:“可是……”  
\* C/ \7 D" N' t7 [4 a: c6 |  
　　“不用可是了。”村长打断了翠花的话，却发现自己的语气似乎有点过激一般，又低声安慰道：“只是拜个堂，没事的。这之后你天天到我们家来看虎妞都成，虎妞要跑来看你也成，我不会拦着你们的。”0 x) i  v0 Q3 h+ x4 p  
! S+ o- ?7 v2 [  
　　翠花用一种狐疑的眼神看着村长，后者的脸上昏暗一片，看不出他在想什么。她只好又用一种询问的眼神看向神婆，却发现神婆只是微眯着眼抿着嘴唇，没有参与这个话题的意思。她将嘴唇塞到自己两齿之间，低下头，一言不发。) g" w8 x! X$ \_" E1 E5 M# G  
  
　　村长见翠花没有话要说，便轻轻拍了拍翠花的肩膀，想从她身侧绕开。等他绕到翠花身后之后，翠花却又回头轻轻拉住了他的衣服。  
  
　　“真的……只是拜个堂而已吗？”翠花说着，表情有些彷徨，“我就这一个娃……”  
  
　　“真的只是拜个堂，我还会骗你不成？”村长说，“大人也说了，这是荆棘鸟之神的指引，切莫违逆啊。”8 x" @/ p! N8 ]$ w\* u9 X+ I  
! S5 X8 \_& q5 z0 f\* \_' t" K8 N$ \_( Q  
　　翠花无言，自知自己没有办法违逆那位神明的指引。她有些不甘地看了神婆一眼，又望了虎妞一眼，最后低下头，似乎是有些无所适从。过了良久，她才叹了一口气，再抬起头时眼睛已经见不到一丝光彩。她皱着眉，再没有半点拒绝的意思，只是耷拉下手臂，依靠在墙边，一言不发。" M6 m8 \_2 l7 P$ i6 ]  
4 j4 i: Y# c2 v3 F  
　　虎妞看着自己的娘亲走向村长，看着她伸出双手想去阻止村长，看着她咬紧牙关眼神坚毅。在这一霎，虎妞只觉得那股笼罩在她身上的黑暗瞬间消退了一般，她的娘亲化作了这世间最耀眼的光芒，要将她从这篇黑暗中拯救出来。可一听了村长的话，那束光却熄灭了——只在一瞬之间就熄灭了，只因为村长的几句话，只因为那位大人的话语，只因为神明的指引，只因为这些简简单单的原因，这一束光熄灭了，彻彻底底地熄灭了。  
  
　　跑。  
& {2 \_, f9 ?/ X2 p  
　　这是现在虎妞脑海里唯一的想法。没等村长走到她的身前，她就连滚带爬，想从地上站起来，然后从房子的另一侧绕出去。只是不知是不是坐了太久的原因，她的四肢有些麻痹，动作也有些迟钝，刚要爬起来，却踉跄了几下，脑袋正好撞到了房子正中间的桌子。那上面的瓷碗跟着桌子的动作跳了几下，翻到地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。) I5 L' U! z! V. r0 ]1 a  
\* \_% i) l7 r, l. x9 t  
　　房间里的几个人被这个动静吓了一跳。翠花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虎妞的位置，却只能瞧见一片灰暗，隐约间只能看见她在桌子后踉跄着，似乎有些站不稳。她张张嘴想说些什么，可又迫于神婆和村长的压力不敢明说。她咬起牙，将询问的话语转换成呵斥：“虎妞，你干什么呢？”! q2 B/ n7 ?7 o" b2 v6 @/ A4 Z  
8 c3 x3 Y; V. q9 W) x  
　　虎妞听了翠花的话，在那一瞬之间心脏似乎漏了半拍，脚上也因为意识的恍惚停了下来，重重地摔到了地上。她抬起头，试图越过桌子去看自己的娘亲，后者的身影却完完全全被大山一般的桌子覆盖住，四周只是漆黑的一片，见不到一丝光芒。她瞪着眼，试图爬起来逃跑，却被赶过来的村长一把抓住，然后直接被整个抱起，失去了任何的逃跑的机会。3 |; o5 l" K9 G2 T& w1 w8 Q  
  
　　“虎妞，你这可就不乖了。听你叔的话，同我家那臭小子拜个堂，就成了，多简单的一件事啊……”村长笑咪咪地说，“听话，听话，叔不会害你的。”  
6 g6 }, A8 Y9 b2 ]0 ~2 K! f  
　　虎妞望着村长的脸，又望了望神婆的脸，最后转向自己的娘亲，终于得到了那个结论——6 z4 I7 ?3 X0 \_1 ^- P  
  
　　在这里的，都是妖魔……！  
  
　　它们要拱着自己，去同妖魔拜堂！  
) x5 U+ }, m# n  o" t  Z# j& P8 W  
　　她的身子彻底失去了力气，两只眼睛失去了神采，整个人如同死去了一般沉寂。若不是村长看到两行泪水顺着她的两颊蔓延而下，他大概会觉得虎妞真死了——  
0 }+ m% E$ l; {( Q3 t7 @  
　　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。娃到底还伶俐，舍不得死，舍不得娘亲难过。他如是想着，而后抱着虎妞走出门口，向着那片浓郁的黑暗走去。3 u% e3 b! @# |! h: j, R& e7 l  
  
　　“今天，我儿子大喜之日，杀猪，摆酒，娶媳妇儿咯！”  t5 m' c\* J  j" d0 `: g  
" n& K+ ]8 N4 O\* W  
  
/ \$ ]8 @! \_4 m/ @( l' M  
　　「良辰吉日，欢声庆起，无人伤哀  
　　  身不己由，区区等闲，史书不载」% r" U# T9 a2 N9 Q8 C  
( ^4 \$ G" T& S2 R$ y" V  
　　天彻底黑下来了，大抵是过了酉时吧。阴云没有散去，反倒是愈发浓郁，愈发浓郁，愈发浓郁，粘稠的黑暗仿佛要流淌下来一般，将整片山岗都笼罩殆尽，连月光都看不分明。  
$ T3 L8 ~( k/ Y5 ~" s' t: ]2 f+ \  
　　同那片黑暗不同，村子里倒是热闹得紧。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从村长家领来的红绸子，每隔几户又挂上新年才会挂出来的红灯笼，红光交映，火光摇曳，倒是微微驱散了些许黑暗。只是单单这样，似乎还不太够——这种热闹似乎只流于表面，待在其中才觉着村子里总带着一种莫名的死寂，那股子火光驱不散那股黑暗，满目尽是萧索的味道。) ~: \( z# G$ j% b, L4 \_  h3 v  
1 E, F8 P7 ]2 y4 x  
　　今天，是村长儿子的大喜日子。- ?' c' ]. j8 E9 b7 u3 ]8 p  
& j1 H2 |0 [; u: a\* \_  
　　今天，得热闹起来。1 U+ d; v6 g2 V  
' Z. a# {0 }& E2 c9 y  
　　今天，得高兴起来。5 E% H" f9 a, u; Y5 w, R" ?/ F" t  
  
　　——大家心中都有这么几个念头，街道上看起来也确实热闹，大家看起来也确实很高兴。所有人都要把嘴角贴到耳垂一般，将嘴唇咧成长长的一条，要表现出兴奋的样子。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一面聊着茶余饭后，一面向着村长家里走去。只是他们那些牵扯出来的笑容总带着虚假的意味，望着僵硬可怖，步子也是慢慢吞吞，似乎有些不情不愿——说不情不愿自然都是假的，今天大家都很高兴，大家都很高兴，正兴致冲冲地往那边走呢——大家没有不高兴。1 T. b2 ~1 p# \; w! W, }) x, `  
/ O/ }- l7 z/ [5 e0 e. h  
　　人们步子的尽头，是一幢带着小院子的平房。这大抵是全村子最大的房子，小院子很是宽敞，居中留下一条大道出来，两侧稍微挤挤就放下了四五张饭桌。只是单单是这样的话，那还是远远不够的——更多的桌子被码在院子前的街道上，横过去的一条，延伸遍布了整条街道。眼下时间尚早，村长一家还没去翠花一家接媳妇，只零散的几桌坐着零星的几人，他们不坐在一席，也不和彼此聊天，只是低着头把玩着小物件，沉默不语。村长请来的佣人穿梭在饭桌之间，从里至外，依次为每张桌子摆上一坛白酒。坛口敞开着，酒香隐约，却没有发散出来，只有凑近了才能依稀闻出一点酒味——酒都是好酒，清澈见底，清冽甘甜，就是这气氛压抑得紧，大家都不敢深吸气，连着酒香都闻不真切了。  
" |5 j, J9 m; G7 S- J. n2 r  
　　没过多久，就有一组零散的人走到村长门前的街上。街口横着一张方桌，方桌上放着一个铜盆和一尊雕像，看着不像酒席的一部分。一个男人守在方桌后面，默默地看着来者。这行人注意到这尊雕像的形象，是他们村子一直供奉着的荆棘鸟之神——那是一只看似平凡的鸟，相貌与鸽子一般无二，只是其自翼下向着额前延伸出来几条荆棘，环绕其上，围成一个荆棘之圈。他们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一种鸟，他们只是愿意相信，相信这样的一尊神像能为他们带来祥瑞，这便足够了。  
  
　　他们没有过多理会这桌子后的人，只是向他点了点头，朝着雕像拜了几拜，便要越过这张方桌，向着后面的酒席走去。可方桌后那名一直沉默的男人却突然向前一步，伸出一只手拦住了几人。几人不解，纷纷抬起头望着男人，想要一个解释。  
  
　　“村长吩咐，他不要你们的红包，你们就把手指伸到荆棘上，捅出一个小洞来，然后给铜盆里献五十滴血，就能进去了。”男人说。  
  
　　这群人听了男人的说法，都愣了愣，毕竟他们此行前来，都是依着往常的规矩，给村长备了一份红包的。可这村长居然不要红包，反倒是要他们的血，这是个什么说法？  
! X3 E4 ^( n9 d" [0 [6 B: a% P  
　　“这是什么意思？不要红包，只要我们的血？”为首的人问道。1 B- P- z0 \_! \_; d  
0 ]2 S1 r- F) \" K4 X: l3 [  
　　男人摇摇头，说:“我也不知道村长是什么想法，他只说这是大人的意思，叫我千万照着吩咐去做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指着盆里浅浅的一层血沫，而后又张开两手向前展示，接着说:“每个人都要，一指五滴。”  
$ N4 z6 w8 Y3 o" K. L, D6 o  
　　为首那人下意识后撤一步。果真这婚礼的双方主角的不同，连带着这规矩也变得怪异起来——哪有婚礼要人的血的！怕不是村长串通着神婆，要用他们的血和虎妞来……  
8 h7 `2 R& T$ d0 N# E  
　　他蓦地甩甩脑袋，心中顿时萌生了退意。可他转念一想，如果他们真要抗拒，早该在村长发喜帖的时候就要发泄出来吧？如何都到人家酒席之前了，再找村长理论，难免有些不妥了吧……他咬咬牙，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已经了解，就慢慢蹭到方桌面前，两手颤抖地扶向那尊自己向来尊敬的神像。, r- C2 ?' \2 y1 z  
  
　　余下的人都屏着息看着他，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口水。他的动作很慢，越往神像靠近就越发颤抖，分明对着一只刺的食指上下跳动着，慢慢偏离了原有的轨道。他一咬牙，闭着眼一股脑地把手往前伸，只是偏离得太多，指肚没碰着，反倒是手心挨了上去。他吃了痛，惨叫一声，忙把手缩回来，捂着手心忍着眼泪。只是他似乎是太害怕了，力气不敢太大，那些刺倒也没有留下伤口，只留下了浅浅的几道红印子。  
  
　　“手心的不要，大人说必须得是十指指肚的。”方桌后的男人说。  
\* F$ ]\* k+ m; u+ @  
　　“我知道——”那男人回复着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但造成这个后果的原因还是他太过怯懦，若是他胆子大点，不考虑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，他也不会挨这种气了。他叹了一口气，将手指慢慢地伸到那些刺上，只戳出来一个小口。一点暗红自其指肚衍开，像是红花绽放一般，凝出一团浑浊的血珠。他松了一口气，指肚向下，然后用另一手挤压手指，给盆里的血沫续上了两滴。7 }8 ~9 w) {$ Q$ x5 R  
3 f: L) m8 r, i2 p+ S3 }+ W$ }  
　　“动作快点，后面还有很多人要来。”方桌后的男人催促道。- E- k/ s7 U: M  
; w4 Y5 ^5 t. A& V- y( q" R  
　　“唉，好，我知道——”男人再一次回复，而后叹了一口气，开始伸出第二根手指。有了前面的经历，余下几次倒也有了心理准备，见到自己仍然平安无事，他心中那股子恐惧感也渐渐散去，很快就将自己的二十滴献了出去。他再一次松了一口气，慢慢地绕过男人向着酒席而去，直到坐下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打湿，额头上的汗珠也浑圆豆大，滴到手上甚至能感觉到它们在飞溅。他下意识地往方桌那边望去，那边密密麻麻挤了十几个人，排着队要给村长献血——  
  
　　真是诡异的婚礼啊。1 Z/ R) D. Y, h0 \( c+ E  
  
　　他是这么想的。只是考虑到村长儿子的情况……这种事，似乎……似乎倒也不是很怪？3 K\* w: @/ |% z  
  
　　——暗黑色的血一滴一滴地往下落着，似是自那浓郁的黑暗之中滴淌出来的液体，一滴一滴，落到那铜盆之中；一滴一滴，润入那洼血池之中；一滴一滴，自黑暗中出来，又融入黑暗之中，一滴，一滴；一滴，一滴……  
  
  
  
　　「这花轿漂亮，横望却似棺葬」& g\* p4 N( D; ~- G( ~5 \_  
  
　　大抵是戌时了罢，村里二狗前些时日自城里传回来的大钟不知被谁敲了一下，沉闷的铛铛声就自其散开，层层叠叠，整个村子都能听见。  
  
　　距离吉时愈来愈近了，村长家里家前也渐渐坐满了密密麻麻的人。沉寂的村庄在这边集中地热闹起来:人们喝着酒聊着天，脸上带着抑制不住的笑容，满一幅热闹的喜宴布景——如果不考虑人们那僵硬的动作以及翻来覆去的烂芝麻话的话。  
  
　　村长站在自家院前刚刚搭起的高台之上，俯瞰了台下的村民一眼。那些人只自顾自地聊天，偶尔会把目光往他这边瞥一眼，但都不敢久视，只匆匆一眼，就又把目光转向自己席上的酒友，然后把刚刚说过的话题掏出来，再说一遭。  
4 S! s+ h, M5 K1 h+ L' p; b  `  
　　村长点了点头，看起来有些满意。他又把目光转向自己自己身后的男人，而后凑到男人手上的铜盆边，眯着眼细细揣摩着里面黑褐色的液体。一股血腥的臭味冲向铜盆之外，剧烈地刺激着这两人感官，端着铜盆的男人屏着气翻捣着胃，努力抑制着自己想吐的感觉。可村长却完全没有在乎这个的样子，自顾自地望着这些血液，脸上的乐滋滋的表情。0 ?6 \\* \_2 Z3 X4 L7 P0 \  
3 y# f" v  @% a) g# V: F  
　　“你说怪不怪？这大人是用了什么魔力啊，这血都放这么久了，还不见结块儿，真是稀罕。”村长挑起铜盆边的一支铜签，一面用它在铜盆里打着转，一面对着男人说。  
! a7 h  m; W- f# W' I  
　　男人皱着眉，微眯着眼，不置可否。8 a/ e3 m( Y' N  
. f  F) ?5 A1 j! i  
　　“而且啊，咱一个村子的人的血放一块儿，居然都融在一起了，这说明啥？这说明咱一村子的人，都是一家人啊。”村长笑道，将铜签放回铜盆边，然后走到男人身边，伸出手拍了拍男人的肩膀，说:“咱是一家人呐，咱大家，都是一家人呐。”  
  
　　男人微微点头，依然是不置可否。  
: G" `& T+ U/ n) |" a9 ~& h/ V% e  
　　“都在吗？没人落下吧？”村长又问，“大人说了，咱村子的人，都得在这，缺一不可啊。”  
  
　　男人再一次点头，说：“在下面坐着的，都有献血，一个不落。”9 I( n, k+ l- o  
  
　　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村长又一次拍了拍，男人的肩膀，脸上扬起抑制不住的笑容。他又走到台子的边缘，环顾台下的村民一眼，然后清了清嗓子，喊了一句：“大家……”  
) y. u2 u& z$ b' L2 |  
　　台下的村民听到村长的喊话，纷纷停下了那早已被翻烂的话题，齐刷刷地往台上望去。原本喧闹的酒席一下子沉寂下来，村民们也不再费力去维持那僵硬的笑容，转而用或是疑惑或是麻木的神情看着村长。这幅光景很是怪诞，远远望去就像一片傀儡受着台上那人的牵引，脑袋吱吱呀呀地别过去一般。$ x0 L- R. F  y2 R/ I) E& O  
  
　　“今天，是我儿子的大喜日子，大家都知道的吧？”+ j- d3 X, g, A" r$ E6 E  
3 G\* y& y- K5 c' T9 I3 D, |2 G  
　　没有人回答村长的话，大家只是木木地抬起头，木木地看着村长，木木地听着村长的话。  
: K  \8 |& p6 J5 h: p: U7 x% B  
　　“大家这是个什么说法？乐起来啊。”村长吆喝着，两手扬了扬，作势要让场下喧闹起来一般，“今天，酒肉管够！大伙儿尽管敞开怀来吃喝，吃饱喝足——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吃饱喝足”四个字的音节拉得悠长，“吃饱喝足之后啊，大伙儿啊，热热闹闹地让我儿子啊，把这婚给结了。”, g- N  o8 S9 B. a7 g) v8 U1 w1 G  
% ]' l& z; ^% t' O$ N  
　　台下的人沉默了一阵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好，余下的人就纷纷附和起来。酒席重又回到方才那副模样，大家又一次牵扯起嘴角的肌肉，再一次翻出说烂了的话题，一副热闹的光景。) m; T" i7 N6 T  
  
　　村长满意地点了点头，又示意大家安静下来。等台下又沉寂下去之后，他又说:“就是我这儿子啊，实在是不争气。你们说嘛——明明是自己大喜的日子，他居然还在睡觉，你们说说，这像话吗？”  
  
　　听了村长的话，余下的村民心里只觉得咯噔一下，下意识都屏住了呼吸。他们抬起眉毛，小心翼翼地窥视着村长，额前背后都淌起冷汗，将他们的衣服头发全部打湿，就像刚刚下过一场雨，把他们都淋湿了一般。' \: e8 J5 y  W  
% s5 q; V( x4 x  x5 t  k. b, `  
　　村长却没有注意到他们这副窘迫的样子一般，仍自顾自地说:“这不孝子，不孝子啊。我明明为他做了那么多，又是帮他找媳妇儿又是帮他摆酒席的，他倒好，躺在那里睡大觉，不说过来帮我做活，好歹给爹爹我说句辛苦了也好啊。”他跺了跺脚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然后在台上踱了几步，一面走一面喊着:“铁柱，铁柱？铁柱！起来了——咱们去虎妞家，接虎妞回家了喂——别让大家伙好等——”他在台上停住，向着自家屋里喊:“铁柱——起来了，接媳妇了——”& D( s2 z5 ~, Z  G! Z" Y) {; {" b  
\* N' S2 A3 M' P# |2 y  
　　村长疯了。  
0 y$ S9 V; [0 }! c: ?  
　　他大概是真的疯了。, Q& @$ Z6 w, [$ m$ C  
/ s\* \  D) e, x3 w; A; X; \) g$ R" u  
　　——大家应该都是疯了，陪着一个疯子来举办这么一次疯疯癫癫的莫名其妙的婚礼。  
  
　　——这个村子大抵是没有正常人了。  
  
　　村民们沉默着看着村长在台上大呼小叫，看着他如同呼丧一般喊着自己的儿子的名字。村长的儿子发生了什么，大家心里都很清楚，在下面坐着的也不乏当过父母的人，对于村长的遭遇大家也深表同情。说到底，他们会在这里陪着村长举行这种荒诞的婚礼，不都是为了安慰村长吗？不都是要村长过得不那么难受吗？7 v  H% H5 U, A  
; `; G7 R0 `2 v3 w  
　　“哎哟，铁柱喂，快起来吧，爹爹还要领着你去娶媳妇咧，快起来吧——”村长仍在台上喊着，只是他的情绪愈来愈不稳定，隐隐约约夹着哭腔，似乎在痛恨自己孩子的不争气。) u' y" R3 q# ?" ]6 |9 k  
  
　　“哎哟，铁柱喂，铁柱喂……快起来娶媳妇咯——”村长还在吆喝着，似乎是在试图把那个永远不会醒来的孩子叫醒。! k( w. P% A0 o$ y  
  
　　“铁柱——铁柱——”  
5 A\* {8 y: ]1 D2 y5 m0 Y  
　　——他的回应似乎终于得到了上天的怜悯，被无数人团团围着的小屋吱呀着掀开一条小缝。这声音很小，但所有人都被这吱呀的声音吓了一跳，心脏都不约而同地漏了半拍。胆大的几个村民把目光转向村长屋里的木门，更多的村民却都低下头闭着眼，不敢去面对即将从门里出来的事物。  
  
　　那该是什么？那会是什么？那还能是什么？, j7 i6 g9 B1 D  
  
　　神婆仍穿戴着她那繁复的饰品，那些精致的银饰随着她的步子摇晃着，叮当作响，在这沉寂的院前显得格外的嘹亮。她的身后是两名男人和一名青年，其中左右两名男人身材高大，身上都穿着两件大红色的衣袍，脸上也是那副同外面村民一样的僵硬的笑容；为中的那名青年则两眼紧闭，面色蜡黄，身形瘦削，胸口挂着一球大红花。只是居中这名青年的似乎身体不太健全，两腿不太方便行动一般，要两边的男人架着他的两只胳膊才能走动。因着这个原因，这一行四个人的步子很慢，自开门至今过了许久，他们也才往外走了几步，离着酒席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。6 @: U. b+ o6 ]\* C7 y4 A  
8 \& N5 ?& J% q& k5 l  
　　“哎哟……铁柱，你终于起来了啊，爹爹等你等得好苦啊！”村长说着，忙不迭从台上跳下去，快步走到那一行四个人之前。神婆往侧边闪了一步，好让村长同自己的儿子相聚。  
  
　　青年没有回应村长的呼唤，仍闭着眼耷拉着身子，似乎全身的重量都依赖着两侧的男人的搀扶。\* ]4 K5 `$ t- t4 I- |  
  
　　“铁……铁柱，你是不高兴吗？今天你要娶媳妇诶，是你大喜的日子耶，你看看——”村长回身指了指席上的村民，“你看看，那么多人过来给你庆祝呢，大家伙儿都这么高兴呢，你得起个表率作用啊，你也得高兴起来啊——”他说着，伸出两手到青年的脸上，然后用手指挑起青年的嘴角，试图将青年的嘴角掀起一丝弧度。6 c- b  b1 D) j9 l  
  
　　青年仍然没有回复村长的期待，仍旧是紧绷着脸，不论村长如何用力都不为所动。6 @$ N0 S/ F' z4 I8 K" ?9 ^: i& ]  
" J0 S) s( O$ }\* {& r  
　　“铁柱，你再这样下去爹爹我可真的要生气了。”村长忽然一转那副慈爱的模样，转而用一种严厉的眼神瞪着青年，“大伙儿都盯着你呢，你在这耍什么脾气呢？快！快高兴起来！”他似乎真的有点生气了——毕竟在这之前铁柱被村长呼唤了那么久也不见人影，出来还摆出这幅不高兴的模样，换做是谁大抵都会生气吧——他阴沉下脸，抬起手就作势要打自己的儿子。- A4 c0 ~6 ~8 L# F  
0 y0 w$ R; a) B2 e  
　　——村长真的疯了，彻彻底底地疯了，铁柱分明都那个样子了，还怎么能做出表情来？你就是用尽力气去打他，去骂他，他也不可能会做出高兴的模样来啊……铁柱他分明，分明已经——  
) P( H6 ^+ K. z' V% z; ]  
　　他分明已经死了啊！, V\* \. b% h+ R& h& E# e- \_; U  
3 t\* r, V9 P- A0 t7 T+ G  
　　铁柱他，分明在上个星期，就摔下山坡，脑袋磕破了，摔死了啊！  
1 M; }4 W3 a: g4 M) w0 @  
　　打一开始，这场婚礼就是荒诞的产物啊！不论是村子的请帖，还是神婆领着的抽签，亦或是说到现在为止的婚宴，彻头彻尾，彻头彻尾，彻头彻尾的就是一场荒诞的闹剧啊！一个死人，如何结婚？( B' Q( h3 ~( M0 N  
. h" `8 b/ ?9 b- f. G7 \_  
　　——他们都知道村长疯了，他们也清楚这是一场波及全村的闹剧，但出于人情世故，也是出于对村长的同情，他们选择陪村长做这么一场戏，哪怕是让他们搁置一天的做活，他们也愿意陪村长做这么一场戏——毕竟他都已经处于那种半疯不疯的状态了，要是他们再不安慰他，万一他能做出什么傻事来，可不好吧？只是这样一来，倒是苦了翠花和虎妞一家了——倒也不能说苦，毕竟这也算是神婆大人抽签抽出来的，说是虎妞的八字合名份也合，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以此，也由不得她们不认了。  
  
　　总要有一家要遭这个罪的，只是刚好选到虎妞罢了，这也怨不得他们——他们是这么想的。+ \_2 z8 q: i; `2 \/ L( J5 a. \_  
  
　　神婆抬头望了一眼村长，伸出手阻止了他的动作。后者哑了哑，伸到半空的手悬在远处，不上不下的，似是有些尴尬。3 r9 R- B1 k8 o' c& z3 T: j5 N  
, |, l" x7 F% V) `+ c  
　　“有什么事你今晚再教训，现在娶媳妇要紧，莫要耽搁了时辰。”神婆说。  
  
　　村长脸上的神情由愤怒转向讶异，又由讶异转向羞愧，最后又摆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模样，哈着腰摸着头，向着神婆赔了个不是。只是这样一来，似乎就有些折损了他平时在村民中的形象。后知后觉的他抬起眉头望了一眼，发现架着铁柱的两人并没有表达出嘲笑的意思，他才如释重负般舒了一口气，慢慢直起腰来。+ |\* k2 m. D1 o% r$ H  
4 G" f  h9 i4 n8 Y# M  
　　“大人说的也是，还是娶媳妇要紧——娶媳妇——要紧。”他说着，转过身去，重又跑到台上，向着台下的村民说:“大家，只管吃酒，我领着铁柱去翠花家接虎妞去——去去就回，你们在这吃酒，莫要跑去咯——都是城里匀回来的酒，不喝，怪可惜咧。”  
\* f+ J# S) v  I1 X  
　　下面的村民这才缓过来一般，慢慢抬起头来，但视线仍不敢往村长家门口而去。他们只是沉着脸，嘴角抽搐几下，似是欲笑不得，而后发出稀稀拉拉的几句应和声。0 L) [! x+ N5 Y& X2 Y  i  
\* h2 r" P4 l: B# R8 S2 n  
　　村长点了点头，向着远处招了招手，拖起长长的音节，大喊一声:“花轿——花轿——”8 x\* H. G/ L- c' t- \  l5 K0 u; ~  
! T5 C9 n! {\* k5 C; o5 i  
　　附和着他的呼喊，一个红色的匣子晃晃悠悠地自院墙之后浮了起来。村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被那顶大红色的花轿吸引过去，只见它摇晃着前进，一面晃一面往前走，一面往前走一面晃，磕磕碰碰着，似乎随时要倒下——随着它的步子，两支唢呐也敞开了声响，吹起村子里办喜事都要应和的那首曲子，一面吹一面往前走，一面往前走一面吹，咿咿呀呀着，似乎随时要断绝——随着它的节奏，铜锣腰鼓也跟着放开了嗓子，附和起那首欢快的曲子，一面敲一面往前走，一面往前走一面敲，断断续续着，似乎随时要湮灭。9 x  s1 ?1 G2 O& l  
9 b$ l6 K1 S  ?4 b  ^4 Y9 r  
　　——它们的声音很小，而且全然没有平时那般流畅，磕磕巴巴的，像是一群学艺不精的学徒被赶鸭子上架了一般，只是听声音不看人的话，完全想象不出来这是他们村子里负责了十几年红白事弹奏的班子。在这寂静的夜里，这段令人牙酸的曲子显得格外的刺耳，虽是欢快的曲调，入耳却是惊悚的意味。但在座上的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这点一般，只是看着那顶花轿自院中出来，看着那个班子护送着花轿，看着铁柱身后的两个男人将他扶到花轿之前就位，看着村长走在铁柱之后，如此凑出一队娶亲的队伍。他们再一次牵扯起自己的嘴角，做出一副很高兴的模样，以这种欢快的气氛将他们欢送出去，向着翠花一家而去……  
\* Y! G! \1 F/ ~( B& H5 P  
\* {: }: ?! M% {7 t\* n% e/ s8 n  
　　村郊这边清冷得紧，似乎村头那边的热闹与这边完全无关一般，一道虚无的壁障横亘在彼此之间，隔绝出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。  
" c& g  a( C- [5 I( }2 \. F  
　　少了生气，那股子浓郁的黑暗就愈发粘稠起来，凝聚在云层之下，仿佛要滴淌下来一般，压的人有些喘不过气。残缺的树丫浸泡在这片黑暗之中，似水藻一般微微摇晃着，发出吱吱呀呀的惨叫声。  
  
　　一座小庙就沉在这片黑暗之底，庙门敞开着，望向里面可以看到摇晃的几支烛火，烛火之上是一尊铜像，除却那显眼的荆棘环圈，铜像的大部分模样都隐在黑暗之中，看不真切；烛火之下，则是一个跪伏在地的妇人。  
2 c: ^& u\* \_+ b( p0 d; \' C( d  
　　这边是村里的神庙，里面自然是供着他们信奉的荆棘鸟之神。只是今天是虎妞和铁柱大喜的日子，村民们忙着庆祝，倒是冷落了这边。那尊铜像前的香炉里只零星地燃着几柱将尽的线香，青烟飘荡着，没多久就彻底隐于黑暗之中，除却隐约的香味，再不剩一点痕迹。  
\* N- q1 S: H5 w  a2 ?9 G$ v  
　　翠花又直起身体，抬头望了一眼黑暗之中的铜像，试图从那荆棘之环之后摹出神明的轮廓。结局自然是枉然，今天的夜似乎格外的黑，连着好几只蜡烛一同都没办法将其驱散，只能照亮小小的一爿区域。她抿着嘴，心中再一次默念起自己的愿望，向着铜像磕了一个重重的头。  
/ \8 k1 E\* E. z( B  
　　“愿虎妞平平安安，愿虎妞……平平安安。”  
5 r9 U) c2 ?1 ~& n0 L: J9 }9 U2 X  
  
  
　　「听外头盛况，闭目了未看  
　　  这一趟，我去似奔丧8 G\* U9 d0 n\* I8 p. S# Z+ X  C8 A  
　　  偷生不能讲」  
  P$ H% W  h% O5 c0 J" ~  
　　屋外闹闹腾腾的，红光自她家门前流淌到村长家门前，红色的绸子延伸而去，铺设出一条喜庆的通道，一切都是乐洋洋的模样。- v; I% D. b1 [! {' `2 a  
7 d4 b7 T8 C, I  
　　虎妞坐在自家之中，木木地看着身前的那个女孩，女孩也木着双眼，木木地看着她，彼此沉默着对视，似乎都带着心事。两名女人分别站在她们两人身后，慢慢地为两人梳着头发。金花钗挽起豆蔻的青丝，乌黑色如流云一般盘旋而起，流淌在两名豆蔻的首上。而后，女人将点点绛红抹在女孩的两颊，匀出四副霞彩一般的腮红。& `' }. i) S0 Z; w; v8 j9 v  g% f& e+ g  
  
　　——外头可真热闹啊，看起来大家都对她要结婚这件事感到高兴了吧。( I- u6 {/ n& ~( S( M+ r\* Q  
% C. m  M) A8 [, Z$ D1 f! x, p! d  
　　——大概都很高兴吧。娘亲也不知道去哪了，这家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外头那么热闹，大概娘亲也是和他们一同去庆祝了吧。+ \, B, B8 g" Z. x  
  
　　——真好，大家都很高兴，大家都很高兴……大家……大家都很高兴。' V\* g# w9 d' v) y  
( n% @7 F, S" v' L( C+ W$ D  
　　虎妞闭上双眼，试图压抑住自己心中那股子感觉，不再去想外面的事情。只是两眼肿胀得紧，任凭她如何努力也无法抑制那种发酸的感觉。两行清澈的泪水就自顾自地流出来，将刚刚抹好的脸妆打花，似是彩霞被乌云划破，绛红纷乱，再没一点美感。7 j' w' T- J# G/ M! k  
  
　　“诶——虎妞，你怎么哭了……”女人发现了虎妞的异样，放下手中的腮红，有些关切地抚摸起虎妞的泪痕。  
  
　　虎妞听了女人的话，并没有张开眼的意思，只是默默地摇摇头，一言不发。/ x7 P, t" U/ ^; F) {- @5 T  
2 G' b; }! U  A) a4 Y7 p  
　　“是在害怕吗？还是觉得委屈？没事的，只是拜个堂而已，拜完堂你就能回来了。”女人轻声说，轻轻地抚摸了虎妞的脖颈，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抚女孩的情绪。  
  
　　“我不害怕，也不委屈。”虎妞依然摇着头，张张嘴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但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她就哑了下去，不再说一句话。  
  
　　女人心中泛起一丝苦涩，也升起对女孩的同情。她何尝不知道女孩在哭什么？多好的一个孩子，分明自己都已经害怕得哭出来了，还如此坚强，不希望旁人为自己担心……她有些后悔答应各位村民一同做这场戏了，女孩分明还在自己最美丽的年华，就要同一个已逝之人结冥婚——虽然他们会安慰虎妞说只是拜个堂就好了，不会有什么后果，但她又何尝不清楚，过了今晚之后，虎妞就直接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变成村里最年少的寡妇，这对一个对着未来还抱有浪漫幻想的女孩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。但事已至此，已经没办法回头了，她只能拿出一块手巾，将女孩脸上的乱霞抹去，而后再一次为她铺上霞彩。! b/ f1 K7 K1 }# d! h( p: U- O  
  
　　就算是知道了要做寡妇的命运，就算是要迎接的人已经不在了，新娘子也得是漂漂亮亮的。0 Z4 O$ z% A3 W8 w: ]; B9 e9 e( h  
  
　　——咱女人呐，命贱，能讨到男人们欢喜，便足够了。  
  
　　虎妞慢慢张开双眼，默默地注视着面前那位临嫁的女孩。女孩很美——至少今夜很美，她一生的花枝仿佛都凝聚于今夜一般，大大方方地招展着，顾盼生姿着，楚楚动人着。虎妞眨了眨眼，似乎是想好好打量这个女孩；女孩也是跟着她好奇地眨了眨眼，水雾朦胧在彼此眼眸中，模糊间仿佛见到了落凡的仙子。  
& G/ U: h) K& ~7 I  G  
　　——她真漂亮，这大概是她这辈子最美丽的模样了吧。$ b) P& C$ A" [( V' b  
5 \_1 l3 [+ W" r  
　　外面渐渐消沉下去了，四周一下子又静了下来，万籁俱寂，让人有些无所适从。两名女孩安静地坐在那里，胸口随着呼吸一起一伏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。5 V\* U+ p- x  ^% r! Q& ?( C% H  
  
　　“时候差不多到了吧。”女人轻声说，“虎妞，你准备好了吗。”  
2 e( ~) R0 C4 B& V- h  
　　虎妞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只是木木地坐在那里，一言不发，一动不动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  
  
　　女人叹了一口气，将红绸缎铺开，然后慢慢盖到虎妞的头上。那抹红色同幕布一般缓缓落下，将女孩的脸完全遮盖起来。因着这块绸缎，女孩的眼前被黑暗所笼罩，什么也望不真切。  
3 [; q8 N4 B& {1 Q4 c" L  
　　——它们来了。% \_8 Z5 `\* Q& v% V; l: r3 Q  
  
　　那段咿咿呀呀的唢呐声，那段断断续续的锣鼓声，那隐隐约约的脚步声，自远方向着这边而来。不疾不徐，不紧不慢，同今天早上的索魂声一般慢慢靠近着。虎妞被女人搀扶到门前，亭亭而立，似在翘首以盼。  
  
　　——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，喜哉，喜哉。9 ?% I, m& f; \+ y, X: G7 I  
8 W" ]! I; M0 B) G$ o  
　　绸缎之下，霞彩纷乱，浑浊的泪水落到地上，无声无息。  
6 I3 C6 f8 k2 s+ y& ?8 ]( l4 p  
  
9 o+ H6 l. A/ k5 y7 h  
　　「埋葬于染红鲜血嫁衣" a% x" z& U  \_2 c- z\* Z: a  
　　  三尺绫紧缚之时  
　　  真相藏起，哪个知？」  
2 \_1 V1 \5 j2 x# D  
　　夜深了下去，放眼望去漆黑的一片，昏昏沉沉，连月色都看不分明，黑暗掩着光，影影绰绰；村子里倒是亮了起来，放眼望去火红的一片，明明晃晃，连火烛都分辨不真切，光芒晃着眼，朦朦胧胧。  
  
　　——他们的归来自然会引起所有人的注意的。红色的匣子一起一伏着向前，像是在海面上飘荡的扁舟，一起一伏，摇摇欲坠，却总不翻侧。村民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那顶轿子，目送着花轿前的男人向着这边走来。为首的村长一副喜出望外的样子，眉毛高高扬起，几乎要贴到他的头发上，两只眼睛也咪成了一道细缝，嘴角高高扬起，同脸上的皱纹连成一片，若非他把自己的牙齿都露了出来，还真没办法分辨出村长的唇影。余下的男人倒还是那副模样，一丝不苟地继续着自己的工作，他们都板着脸，没有表露出任何情绪。5 F1 L! c; m& o2 r/ r8 l! W  
\* U( }$ f: g1 M& R  
　　“新娘到咯——”不知是谁这么喊了一句，余下的村民才后知后觉一般，向着归来的队伍欢呼起来。村子这下子才又一次热闹起来，沸沸扬扬的，他们欢呼着，鼓掌着，雀跃着，似乎是——的的确确是由衷地为村长为铁柱为虎妞感到高兴。  
  
　　村长一面走一面笑，一面笑一面向着村民们点头，油亮的脸映着火光，一副得意的模样。他没有再配合后面的队伍，而是加快自己的脚步，快步跳到那个台子上，向着下面拱了拱手。4 ~! r; L" i7 t" O  
  
　　“各位吃酒，吃得怎么样啦？酒都吃完了吗？吃完了只管到院子里取一壶新的，管够——管够！”村长说，“都是城里的好酒，大家只管吃——管够。”. c+ V3 {; V" w2 L8 S$ c) ?  
- ?0 v) S) h\* F2 u- X- o/ V  
　　村民们附和几声，应付般把酒壶提起来，可提起来之后他们才发现酒坛子是满着的，这才想起来自他们入席以来就没斟过酒。他们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，给席上的各位都匀上一杯清酒。那压抑的酒香这才溢出来一般，在酒席之间飘扬。4 j4 H# K6 {2 i1 ~  d9 G  
  
　　村长倒是没有注意到这点的样子——或者说，他不是很在乎这些，毕竟今晚是个重要的日子，没必要为了这些小事犯气。他干咳两声，示意大家先安静，等大家都把目光转向他之后，他才接着说：“大家也知道——今天是我儿子的大喜日子，对吧？”2 Y; r& x- F% A) A3 u2 @  
0 H$ p# H- {! f: l$ x. G  
　　村民们点点头，传来稀稀拉拉的几句应和声。  
. k! ^5 {% ]8 ^" V+ ?5 A% \  \  
　　“要不，拜堂前，我让铁柱说几句话，给大家乐乐——乐乐，怎么样？”村长接着说。5 ?/ c# \1 ~7 ~3 A" p  
  
　　听了这话，村民们的脸色显然有些不太好看了——这村长当真是疯疯癫癫的，他儿子分明都死了，还怎么出来说话——还让大家乐乐，不把大家吓死都算好的了！可没等他们有所反应，村长就向着花轿队伍喊着铁柱的名字，招呼那两名男人将铁柱搀扶到台上来。村民们屏住了呼吸，纷纷把头低垂下去，不敢去看台上的变化。  
  
　　“来——铁柱，和大家说两句。”村长对着被扶上来的青年说，“大家都等着你发话呢，说两句——说两句。”" L8 B$ K% z; [7 A. p/ ?  
  
　　铁柱仍闭着眼，并没有——也没法对村长的呼唤做出回应。  
  
　　“铁柱！你还在耍脾气呢？不是说了，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，不准耍脾气吗？”村长有些生气，伸出手扬在空中，作势要打铁柱。" ^, G/ Z9 q( ~4 d  W  
  
　　这次是那两名男人组织了村长的动作。他们各伸出一只手，拦住了村长的动作。为了不让村长生气，他们学着神婆那般说:“大人说了，时辰要紧呐——今夜拜过堂之后，你想怎么教训铁柱都成，莫要让新娘子好等啊。”0 g: @: S' T6 ~: Q  
  
　　村长眨了眨眼，若有所思般挠了挠头，而后似是觉得有理一般点了点头。他搓了搓手，又腆出一副笑容，向着台下的村民摆了摆手，说:“让大家伙儿见笑了——这逆子今天确实有些不听话，没办法，谁叫今天的主角是他呢——对吧？”他笑了一声，“没事啊，等他拜过了堂，开始吃席的时候再让他给你们唠两句——现在拜堂要紧，拜堂——要紧啊。”' S5 H. \6 H7 P! d( o( v. C  
  
　　村民们没有答复，只是惊魂未定般左顾右盼几下，然后举起酒杯把头闷在里面。0 M. c2 L8 f' \_( K3 t4 t  
  
　　“对了，你们都还记得，今天的新娘子是谁了吗——”村长又说，半是提问半是宣布，没等村民们回答他就迫不及待地说:“是翠花家的虎妞——怪伶俐的一个小姑娘哩，白白净净的，生得还这般俊俏，当真的越看越欢喜，越看越欢喜啊——”他停顿了一下，走到铁柱身边，说:“果真是我和铁柱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啊，能讨到虎妞这样的好媳妇，果真是好啊——果真是福分呐。”  
1 P3 t! a% Y\* j# M  
　　——自然是福分，像虎妞这般乖巧的女娃，委屈自己来做这样的事情，不是村长父子的福分是什么？  
0 e: \\* X8 A3 Y3 v- N  
　　村长没有再说话，而是吩咐手下开始准备拜堂的事情。那两个男人搀着铁柱，又把他带到轿子前，然后扶着他的腰，向着轿子鞠了个躬。四名轿夫会了意，彼此点了点头，轿子便又晃晃悠悠地浮了起来。他们不紧不慢地向着院子走去，自院子中间留下来的大道往里走，走到院子中间时，又轻轻地把那顶花轿码在院子中间。  
  
　　——要拜堂了吗……  
! X6 t" u8 z0 N/ V) ?) p1 s; H  d  
　　虎妞伸手摸到自己的脸颊，那边凉凉的，也不知女人为自己抹的彩霞被阴雨纷乱成何种模样——不过那些都不重要了，现在也没办法去检查去补救了，只要笑就好了吧。: @; G% [( e) E! h/ a4 R1 D  
  
　　她抿起嘴唇，嘴角向着两颊跳动几下。  
  
　　——「笑着哭，笑纵似哭哪算哭？  
　　     笑中带哭——似满足。」  
  
　　吉时到了。" m8 |# m7 J5 ~& s& [5 j& W  
  [' Y" F% w' V3 ?# I) f  
　　村头那口钟又不知被谁敲了一下，钟声沉闷着，层层叠叠，慢慢延伸到这里，当当当当。( L) }+ p0 \2 J3 x  
: d5 e6 u\* S) \) d  
　　——吉时到了。  
# N  J/ f6 Y' ?; e# G  ?% x9 a, ~5 Z  
　　虎妞听到那层叠的钟声，两手下意识地抓住自己的裙摆。尖锐的指甲嵌入肉中，生疼。/ B' x) X) Q( u  k# w9 u  
/ }. D" B0 ~; @# \_% o" ]  
　　“吉时到了。”  
7 a: [4 E7 v4 O. K1 t, a  
　　不知谁说了这么一声，所有村民就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，似乎要从黑夜中摸出那层叠的钟声来。没多久就有一个村民站起身来，而后是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一呼百应一般，全部村民就都站了起来，齐刷刷地向着院子走去，如同黑色的潮水涌入方匣，将正中那方红色岛屿团团围住。村长看着村民这般自觉，脸上抑制不住地笑了出来。# L7 l+ J) f: E  O' {. h% V6 J  
% W$ |/ D/ g% V# Y' Y  
　　——吉时到了。$ s% P9 Y9 t) z) L  
  
　　神婆慢慢踱到客厅中央，身上的银饰跟着她的动作一晃一晃，叮叮当当，声音清脆悦耳。村长向着神婆哈了哈腰，摆出一副恭敬的模样。神婆向着他点了点头，后者就快步落到堂前，在堂前两副交椅之间的一副上坐下。  
  
　　“吉时——到了！”神婆向着门外的人喊着，声音不大，音节却拖得嘹长，沙哑的嗓音盖过沉闷的钟响，传到每个人的耳朵。3 t8 C% E8 p% k4 d2 v  
+ l/ \_3 s, X1 p, k! P  
　　村长正襟危坐起来，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的儿子。村里吹拉弹唱的班子适时奏起那段欢快的曲子，咿咿呀呀着，院里院前就又喜庆起来，连带着天空似乎都染起一份喜庆的红色。5 A/ \_0 B% N8 g# Q0 ~6 \  
  
　　“新郎——接新娘子咯——”神婆说。  
  
　　那两个男人点了点头，又用手支着铁柱的头，带着他的头也点了几下，而后领着铁柱到花轿之前，静静地等待着。为虎妞化妆的女人沉默了一阵，似乎是有些于心不忍，磨磨蹭蹭，始终没有去掀开轿子前的帘子。但她心里也很清楚，要是因为她的恻隐之心而耽搁了时辰，村长和神婆都不会轻易放过自己。  
  
　　素手掀过红色的布帘，将那口红色的匣子掀开一个浅浅的口子，一身红装的女孩静静地坐在其中，两手挽于腹前，亭亭而坐，似乎此生最后的浮华都凝聚于此一般，光彩动人着，熠熠生辉着，引人注目着。虽然女孩盖着红色的绸缎，但是没有人会质疑女孩的美貌——这是女孩一生之中最美丽的时刻，是女孩最后一次绽放的时刻，也是女孩——最惋惜的时刻。7 C\* [0 x9 E0 r/ s2 s\* `6 G5 O  
3 g) r; f) O$ p  
　　「谁在痛？眼角偷偷抽泣的红# W! y8 M" t/ J  p' N. g  
     恨满空，偏偏只可收于冥府中」  
  
　　两名男人慢慢抬起铁柱的右手，将它伸到虎妞身前，遥遥举着。虎妞无言，也是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，慢慢放到铁柱的手上。他的手冰凉冰凉的，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粗糙感；她的手也冰凉冰凉的，彼此温度似乎完全无法传递，全然没有共情可言。$ y  H\* D3 b8 c# v  
( e3 g0 S" u6 b4 S  
　　——要拜堂了。  
4 s; P) g  h2 y5 ?0 A  
　　虎妞微微俯着身，一步一顿地从轿子中出来。余下的人就默默地看着这次婚礼的两位主人公，看着他们慢慢向着村长走去。没有人说话，所有人都心照不宣，这场荒诞的闹剧即将迎来终结，这是最后的时刻了——7 l' a% x& M/ \5 u  p9 }( y  
  
　　这是最后的时刻了。  
1 \_! |; \_, k& t\* k\* L" Y' Q  
　　这是最后的时刻了。! T1 ?( F$ d, V) b! k  
) G+ A0 V' z1 O/ u) M  
　　新郎新娘在堂前落定，仍有些有些拘谨一般，僵硬的立在那里。这里边昏黑一片，大红色的蜡烛照不亮狭仄的房子，黑暗流淌着，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，浓郁得仿佛能滴出水来。, f( \_5 G' H9 o$ K7 e$ ^0 m& m  
  
　　神婆点了点头，放开嗓子，向着众人宣布：“一拜——天地。”  
/ N. t# P/ }" r9 L9 l: p5 c9 G4 @  
　　——一拜天地。. ?4 u  Z  Z1 y' w. `  
3 z/ y6 q2 ~\* g: I! }, S: f  
　　两人木木地转身，门前不知何时被人摆上了一张方桌。象征着村中信仰的荆棘鸟铜像默默地立侍其上，那双眼睛注视着并肩而立的两人，阴翳之中摸不出轮廓。  
  
　　——一拜天地。, r4 d& s) u, Y  
6 [7 M5 f2 j1 C$ y, u. k4 q  
　　两人木木地躬下身，向着这尊神明深深地拜了一下。" f# z\* H4 X4 m6 X! o$ m  
  
　　“二拜——高堂。”神婆接着说。  
  
　　——二拜高堂。  Q! V( M! W+ i( S, o% n+ ~8 t$ i4 b  
  
　　两人再一次木木地转过身，面前是昏黑的一片，唯有村长的一双眼睛反着红光。烛火似乎浮在他的眼里，除此之外再不见任何光芒。5 ~6 v; n( c3 [! c( e  
/ r7 v2 ?! r0 o( h+ z& W7 n  
　　——二拜高堂。  
# G, j# m. T3 n  n1 y  
　　两人木木地躬下身，向着自己的父亲深深地拜了一下。1 x, ?9 C0 [' \/ v6 ]  
  
　　“夫妻——对拜。”神婆接着说。  
  
　　——夫妻对拜。  
  
　　村民们围拢在门外，旁观着这场闹剧的终幕——堂前明晃晃的一片，烛光如同火箭一般冲天而起，一路触摸到堂上的屋顶。村长已经不复方才的镇定，有些坐不住一般，两腿微微颤抖着，双手紧紧抓住椅子的扶手，青筋突起，似乎随时要跳起来一般。  
" G2 ]) q& ?' q! N, h  
　　——夫妻对拜。  
( \_\* v6 r6 v# {6 B9 q; v9 u( s  
　　匀着村民的血的铜盆不知被谁放到了大堂的正中央，里面的血液沸腾着，流淌着，喧哗着，汩汩地冒着血色的烟气。神婆捧着一条白绫，轻轻地将它放入盆中。那些血液沾了白绫，像是飞蛾见了火一般，争先恐后地向着上面涌去。血液蔓延而上，将白净的白绫尽数染成猩红的一片，愈发浓郁，愈发浓郁，慢慢转至昏黑。神婆点了点头，缓缓松开手，似乎是要将白绫直接丢到铜盆里。可那条白绫却没有因此落下，反倒是慢慢攀升而上，渐渐绕过房梁，在虎妞身前缠绕出一个死环。  
! E: [, u" O( W! d  
　　——夫妻，对拜。  
  
　　虎妞愣了愣神，脚步蹒跚了几下，摇摇欲坠。铁柱自后面扶住她，伸出手轻轻环抱住女孩纤细的腰肢。虎妞浑身颤抖了一下，却慢慢卸下了防备，浑身放松下来，任凭身后的男人对自己为所欲为。  
$ `- ~2 ^$ x- m- \- U4 a  
　　——夫妻，对拜。  
! E\* n. i) Z; K) t& j  
　　铁柱慢慢将女孩抱起来，往前倾了两步，轻轻地将她的脖颈放到红色绸缎之上，然后轻轻地放下，轻轻地……放下。- J6 K, t& K) B, A  
7 H" e; G8 ?1 q8 ~3 |+ T  
　　——夫妻，对拜……  
3 S% n0 z7 Q; X, g: B  
　　虎妞的身体被整个悬在空中，两脚凌空却不挣扎，双手平垂却不自救，整个人就静静地悬在那里，没有任何的动作，看不见任何起伏。' u; ^- R6 p7 T+ l3 |+ i  
1 |' i& P8 b3 s- r  
　　——夫妻……对拜……7 ?' T3 c/ ~/ s' t; W! ?4 M; V  
  
　　这是一幕如何诡异的光景？先是死了许久的铁柱挣脱了两个男人，自顾自地走进了堂前；而后是载着荆棘鸟铜像的方桌凭空出现，如同真正的神明一般俯瞰堂中的四人；再是白绫将铜盆里的血尽数吸干之后，兀自飞向房梁，环出一个缢圈。种种的种种，不论是这般还是那般，都已经完全脱离了现实世界一般，脱离了任何人的想象。可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觉得怪异一般，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铁柱，冷冷地看着铁柱将虎妞放到红绫之上，冷冷地看着虎妞，冷冷地看着虎妞在红绫之上，冷冷地看着一条生命的流逝。. f) }' u$ P' S9 I1 w! M% J  
6 u7 d6 h6 S8 ?( B0 b' C6 G  
　　——夫妻对拜……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  
  
　　没有人觉得奇怪，所有人都是这么过来的——没有人觉得奇怪，这事也确实不值得奇怪。2 d  M2 J7 I, X& Z% R  
/ J; z; E4 v2 P" @1 S4 a( W3 m" R  
　　厅堂之中，烛火扬起的光慢慢低沉下去，像是哑了火一般萎靡不振。红光却没有因此消沉，反倒是愈发浓郁，愈发浓郁，慢慢汇聚成实体一般的长河，环绕在虎妞的脖颈周边，隐隐望去，像是成百成千双血色的手共同抓握住虎妞一般。整个大院跟着充斥起让人牙酸的响声，它们流转着，凝聚着，齐心着，施着力，向前，向前，向前……然后，绞杀。5 ^! ?5 W& J0 C6 ^1 ]3 e- U\* ^$ T  
# J7 R0 `$ N  \_5 J+ T2 G/ e  
　　——虎妞大抵是死了吧。6 s% }/ u\* M4 ~, D( O; c; E  
6 S1 L1 q  X. S3 J! m  
　　——虎妞死了。6 q+ r$ e8 g% U6 R3 c- N1 I1 C  
  
　　……  
, L  ~7 S+ \- J6 E" N  
　　——虎妞……是谁？4 T: C6 n  W' \/ a\* y0 @3 A  A  
  
　　……0 `3 p\* |" f# H  ]\* \+ v8 [# x3 ~, t  
7 e  n; f  Z6 s- p. r& D- Z  
　　——在那上面的女孩……是谁？  
  
　　——今晚，是要做什么来着？  
\* S\* K. y( B- Z8 W9 C! y" Q6 s  
　　大家似乎都有些恍惚，身上身下都像打了雨一般被汗水打湿，不住地喘着粗气，仿佛刚刚一同做了什么粗重的农活一般。他们对视几眼，彼此间有些莫名其妙。  
  
　　“唉，怎么有人被吊在上面？”  
  
　　不知是谁这么说了一句，所有人的注意力就都被屋子里的光景吸引过去了。只见空荡荡的大厅里，一名身着红嫁衣的女孩不知被谁悬在红绫之上，她的手挣扎着想要挣脱这段枷锁，两只脚不停地踢摆着，一副痛苦的模样。村民们吃了惊，没有犹豫太久，一个个冲进堂前，想要将这名少女自鬼门关中打捞出来。还是村长的速度最快，没等村民们绕过门口的铜像，他就一下子冲到女孩身边，抱着她的双腿往上一抬，将女孩从红绫之中解放出来。余下的人涌进大堂，将为中的村长和女孩团团围住。村长一下子将盖在女孩头上的红色绸缎掀开，让沉寂已久的面容重新展露出来。只见女孩两颊花斑两眼红肿，似乎刚刚哭过一场一般。此时的她不住地干咳着，尽情地吮吸着这阔别已久的新鲜的空气。+ F# V' ~; M+ Y# x  
- N( F9 z  ~& d% J. e7 X  
　　“铁柱——你咋就突然这么想不开呢铁柱——”村长哭喊道，然后将女孩紧紧地抱住。( w0 x+ w- u9 {  
  
　　女孩显然是愣住了，她举起自己的手，上下打盼了一下，而后又摸了摸自己的脸，显然是有些惊讶，而后她又觉察到发生过什么事情一般，一下子抱住村长，哭喊道：“爹……爹！我刚刚做噩梦了，很可怕的噩梦……我梦见……我梦见我到鬼门关走了一遭——那些无常，那些幽魂恶鬼都要吃了我……爹……我好怕啊……爹……”  
% K' a# }' }9 A  
　　村长轻轻地拍了拍女孩的背，柔声安慰道：“没事了，铁柱，你醒了，你已经醒了——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那些恶鬼都是假的，你现在已经醒了，已经醒了……”4 F' G6 P# B" X, K2 Q9 r# Q  
' G+ p( v% \  m- `) d  
　　女孩依然抱着村长，不住地点头。泪水蹂躏着她的双颊，将上面纷乱的云彩全部冲刷殆尽，霞云消散，取而代之的却是无尽的阴雨。/ S$ Z: \_+ o  ?- R, @# g+ J  
  
　　——铁柱这么伶俐的女娃，怎么就突然想不开要上吊自杀了呢？  
  
　　——大抵是因为铁柱做噩梦梦游了罢。/ a; x9 C' i. x% A\* c  
6 h. |- L, L2 ?3 y: Y  
　　……- F6 O" R5 E$ c! m: q4 \8 O  
% [: U- Z2 t3 |# {) ]$ j  
　　——铁柱……是谁来着？  
: b1 e5 ?  q  \_2 w  
　　……  
  
　　——好像是面前这个女孩吧。打一出生就叫她铁柱了——是村长的女儿……  
  
　　……  
: C+ @, r) g. y5 u8 F/ X1 s7 v  Y# r  
　　——大抵是这样罢。! d- ^8 M- D! H\* e! m& M\* g( L+ ?  
  
　　……  O  o1 f$ `% I4 `6 R7 i  
. M# h3 X; y) |4 r. {; |  
　　——的的确确是这样的。面前的女孩就是铁柱，铁柱是村长的女儿——错不了，错不了。6 V3 U, D4 a# l  
6 r. Z6 {5 w( C6 b. s  
　　……  
  
　　——话说……今晚，是什么日子来着？3 T3 z- Z: L2 e7 G  
  
　　……  
. z6 K/ Z' G7 J  c; ^9 o  
　　——对了，今晚是铁柱的诞辰，他们过来，是要吃铁柱的过生酒来着——错不了，错不了。\* q8 p# a/ u& A\* v6 l8 ^$ w. j# ]5 ~  
: x; C\* d, {; m  
　　结束了这个小插曲，村子里一下子又热闹起来。村长女儿今日过寿，宴请全村人吃酒吃肉，这怎么能不高兴起来？一时间，酒肉飘香，欢声不断，村民们如同过大年一般喜气洋洋，满目尽是欢喜的气氛。只是在他们头上，那股子浓郁的黑暗并没有被生气所驱散，反倒是愈发粘稠，它们死死地压抑在火光之上，似乎随时要塌下来一般。\* o; T( e& I\* N# V$ C) l  
  
9 L4 F4 ?7 q1 Q  
! [+ J# R3 a1 t$ I7 J7 T# h2 b  
　　翌日。; r6 b- g1 G( r# `  
, N! j" p7 v: U9 Q  
　　天空还是那般灰暗，阴沉沉的，好久没见过太阳了。大抵是萎靡了一晚的缘故，一直到现在村子都还没有醒过来的样子，放眼望去都是死寂的一片，静得让人发慌。9 J- N/ Z3 D1 N" a" C8 @$ }: i  
  
　　村里的寡妇在村里的小路上徘徊着，她两眼红肿的一片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脚步如同瘸了腿一般踉跄。她瞪着眼睛，不住地四处张望着，像是在寻找什么。  
" o& i+ G1 q+ {  
　　一户人家将门掀开一条小缝，而后微微探出头来，准备补偿因着昨晚的放纵而耽搁的农活。翠花听到动静，发了疯似的扑到那家人门口，一手扶着门，另一手扶着门框，活似饿了好几天的饿鬼一般。那人被吓了一跳，如同见到了鬼一般，下意识地想要关上门。可翠花不知从哪爆发出来的力气，饶是他费尽力气也没办法将门关上。' T# ?& m' [0 ~6 P  
. K0 ]& w- u4 s  
　　“虎妞在哪？”翠花哑着声问。; \_2 U\* C. d/ f8 n0 L. d6 @# ]; h3 i  
  
　　屋里的人这才认出来这是村里的寡妇翠花。他舒了一口气，紧绷的有些放松下来，问道：“你冷静点，翠花，你刚刚说什么？”, A+ k+ T! U& ]% o3 s+ ^7 m  
  
　　“虎妞——去哪了？”翠花又问了一次，声音愈发沙哑，像是喉咙卡着什么东西一般。  
5 N3 ?\* H7 H$ |2 j& e  
　　“虎妞？”那人听了这个名字，犹豫了片刻，过了好久，他才回问：“虎妞，是谁？”  
  
　　翠花愣住了，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个男人，大声喊道：“我女儿啊，虎妞啊——我的女儿虎妞啊！”  
  
　　男人有些哭笑不得——翠花是村里人尽皆知的寡妇了，她的男人死得早，也没留下后代，孤家寡人过了大半辈子，到现在也没有改嫁。村里的人自然是会同情这样的寡妇，平时会有些微关怀，但也不至于滥情。只是不知是不是寂寞了许久的缘故，翠花隐隐有些发疯的迹象了——她开始幻想自己有个女儿了，可这怎么可能呢？她分明已经一个人十几年了，哪来的子嗣？怎么可能会有子嗣？他开始同情起翠花的遭遇来，若是他也是这般孑然一身十几年，大抵也会像她这般半入疯癫吧。  
4 J+ Q\* {: n& s6 A  
　　男人眨了眨眼，虽然有些于心不忍，但看到翠花现在这个状态，感觉让她继续保持着这样的幻想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事。思虑良久，他才下定决心一般说：“翠花，你单着十几年了——你没有女儿的啊。要不你同村头老王一起，反正他也单着……”' \_. ?; O2 c3 b0 H4 {9 L& k  
\* N, S) }1 j3 P% N  D- @0 ]: c7 D  
　　没等男人把话说完，翠花就迫不及待地将门掀开，发了疯似的扑到男人身上，两手在他身上不住地乱抓，一面抓一面喊：“你把我的虎妞藏哪去了？你把我的虎妞藏哪去了？你把我的虎妞藏哪去了？”她坐在躺倒在地的男人身上，有些颓然地耷拉下脑袋，泪水抑制不住地自她眼里落了下来，“虎妞……虎妞——”  
, S5 C; ?1 [5 w$ C; T  
　　这边的动静自然是引起了大部分村民的注意，他们纷纷从家里出来，走到这边安抚翠花的情绪。只是不论他们如何安慰，翠花都仍坚信着自己有个名叫虎妞的女儿，今年堪堪十五，是个伶俐的白白净净的女娃，是她自己的男人死前给娃起的名字，她甚至还臆想出了女娃的生辰八字——村民们不知道连字都不会认的翠花是怎么编出这么详尽的幻想来的，但他们心里很清楚，不论翠花如何幻想，事实是不会因此改变的：她是个寡妇，她无子无女，她就是个寡妇——自从她的男人死了之后就是个寡妇，十几年的寡妇。, J1 V9 M; [" Y  ~9 X  
  
　　村里的寡妇翠花疯了，这个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，很快就传到了整个村子里。大家都深表同情，毕竟好端端的这么一个人，却因为寂寞的缘故却成了这样疯疯癫癫的模样，怪可惜的……  
  
  
$ O/ l\* R; q! z( e$ J  
　　——大人，您不是说，全村的人都不会记得的么……  
  
　　——昨晚，翠花确实不在宴上，怕不是她没有献血……' X0 d  S% l0 Q& g3 H  
" Z% D; j9 I+ C; n  
　　——这个秘术，须得全村的人的鲜血，缺一不可呐……4 z# ]# r) B! ~0 n+ z  L2 ]; ]  
\* y- H. u2 B; i  
　　——每个人的血，都是绞杀虎妞的帮凶呐，唯有这样，才能让虎妞在村民中的印象彻彻底底地消失——彻彻底底……  
  
　　——那翠花她……" c# ?6 M9 P9 B\* N; O8 k& ]  
  
  
4 R& @  B2 h# M# k: h2 n& `/ p1 H  
　　没过多久，翠花就被发现淹死在了村头的鱼塘里，冷清清地，没被任何人发现，莫名其妙就死在了那里。7 T/ T\* O- I, I; B. }  
/ D& ~' b  y5 T2 \_$ w0 ?  
　　——大抵是去那一头找她那无中生有的女儿罢。村民有些惋惜，但也无可奈何，毕竟是一个疯了的女人，因着自己的执念做出这样的行为，大抵不算奇怪罢——大抵不算奇怪罢。- Y+ h9 z: Z8 n  v" A  
  
　　这天空还是灰色的，见不到太阳——也不知今年的庄稼，能有几分收成……/ w+ R! E4 f